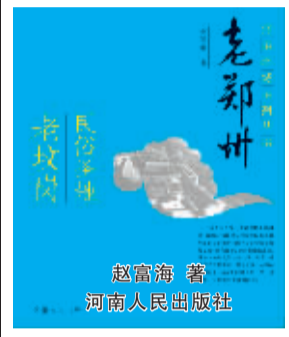


话说郑州

老坟岗曾与北京天桥、天津三不管齐名。100多年前，蒸汽火车隆隆地拖来了老坟岗商业的繁盛……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在这里酿成一片滚滚红尘。这一切的高度集结，使老坟岗成为一幅市井生活的画卷和一面折射历史映像的镜子，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老郑州及老郑州人生活的一个浓缩版。

老坟岗商业与民俗文化相伴相生

在“低标准、瓜菜代”(市民人均口粮9~13公斤)的日子里，自由市场上不凭票供应的粮油食品是对平民百姓的生活补贴和生命挽救。回首往事，大饥荒年代的老坟岗无疑如庙堂般神圣。老郑州人记忆犹新：平民百姓可以在这里自由买卖瓜果、蔬菜、粮食等，用以维系生命；“三级干部”们穿着呢料中山装也趁月明星稀掏钱买个高价馍、高价红薯来充饥，他们也喜欢自由的老坟岗。纵然是大饥荒年代，人们“瓜菜代”着，精神生活仍然十分活跃。老坟岗在这个时期不断扩大，新建了10多个说书场与坠子书棚，还兴建了河南省唯一的立体电影院，取名叫“太康立体宽银幕电影院”，“文革”中改名为“八一八”电影院。



老坟岗的商业总是与民俗文化相伴相生。老坟岗的生长不完全是时空的函数，它传统的商业正通过创新恢复活力。这是老坟岗生命周期的相对改变。20世纪80年代初，老坟岗上的西一街、西二街是郑州最为新潮的服装一条街。在广东、石狮等刚刚生产的新款服装，二七广场已有了少男女穿着打扮逛街了。老郑州人称西一街、西二街是“刚刚兴一条街”。而这时，民俗文化也大张旗鼓地张扬，兴建了三层楼的曲艺说唱厅；建成了郑州第一家舞厅与美发厅；说书的、唱坠子的老艺人们再度出山亮相。

1978年，郑州在全国领先建成花园路、中原路和老坟岗三大封闭式农贸市场，但唯有老坟岗市场体现出民俗文化传统：封闭市场的南北两座大门采用仿明朝官廷建筑风格和雕梁画柱、古色古香、彩绘的历史故事

与人物，再现了古城郑州的历史风貌。整个市场全长721米，有营业房194间，共安置固定工商户152户。其中国营8户，集体62户，个体82户。行业较多，门类较全。市场西部的敞棚专供农民进城出售农副土特产品。市场内还有曲艺厅、立体影院、音乐、说唱和茶社等文化娱乐场所。市场封闭，采用轻型钢结构骨架支撑着5882平方米白色玻璃钢瓦，占地面积9072平方米。

老坟岗集贸市场的南北两大牌楼，具有古色古香的民族传统建筑风格。门楼高8米、长16米，正门洞有效跨度8米，两侧各4米。大门全部彩绘，一律使用高级丙烯原料绘制，并使用了沥粉技法。两牌楼的正门，以五脊六兽歇山式飞檐半拱，两侧配以磅礴悬山式耳门，屋面覆盖黄琉璃瓦，中间扣绿色菱形图案。8根朱红柱支撑着大屋顶，柱下垫有鼓形假石基座，柱下摆着一对造型逼真、栩栩如生的青石狮子。檐口处，装有三斗四拱两跳龙纹饰件，额枋上绘有金龙和玺，两侧衬托旋子花纹。楣枋上，选绘了12幅发生在郑州不同时期的历史典故。北门绘有：颖考叔怀肉劝主，虎牢关三英战吕布，楚汉二王城，子产铸刑鼎，郑国开渠，高拱还乡。南门绘有：商朝建亳都，周公战管城，李诫著书，庄公执政，豫省来源，张良出山等。大门挑檐下方悬挂漆金字匾一块，阳刻贴金“老坟岗”三个大字，由郑州著名书法家唐玉润题写。两牌楼门是金海区古建筑队设计建筑。

老坟岗商业与民俗文化的繁荣，被火车拉着一步步轰轰地融入全国、全世界的视线。

白领婚姻

一个充满优越感的职业女性，却遭遇一连串家庭问题：离异多年的父亲与另一个女人再结连理，继母及其女儿彻底打乱自己的生活；丈夫不抵家外诱惑，十年婚姻几近崩盘；生母非但不调解，还择援女儿离婚，过“独立自主”的生活；祖母面对家中的迭起风波，一再选择沉默……三代女人，心事万千。

医院查出罗想得了绝症

桂雅丽想起自己最后一次在新房子见到女儿也是这样，她的心愈发慌了，人一阵阵发晕。马国庆在桌子上发现了一张发票，拿起来细看，上面购买的物品是帐篷、睡袋。桂雅丽问睡袋是干什么的，马国庆说是在野外睡觉用的。野外？她去野外干什么？桂雅丽忽然想起来女儿说过要采访一个人。马国庆问什么人，桂雅丽又不知道。“阿姨，我能不能看看她的电脑，也许她在电脑写了什么。”

桂雅丽担心蔡小欣会生气，但也顾不得那么多了。打开电脑，等了几秒钟，电脑屏幕上出现一座雪山，一个身穿登山服的男人站在阳光下，爽朗地笑着。马国庆和桂雅丽都愣住了，这是谁呀？他们相对无语，心中满是怀疑。

医院门诊的走廊上坐满了看病的人，护士一个个地叫号。罗想坐在椅子上等待。后来医生用听诊器仔细听了听，让她躺到床上在腹部按来按去，没说什么，开了好几张化验单，让她去做检查，然后再说。

罗想抽了血，做了B超、CT，一系列的检查，很麻烦，然后就是等待结果了。

化验单出来了。这一天对罗想来说是难以接受的，黑色的，可怕的。她一看大夫的脸色就猜到了，她的病不轻，很严重。大夫低垂着目光，微微沉吟：“从目前检查的结果看，你需要住院。你是自己一个人来的吗？”

罗想说。大夫说：“那我先给你开住院单，你通知你丈夫让他来，有些具体情况等他来了再说。”大夫说着就拿起笔开住院单。



“大夫，我得了什么病，你得告诉我呀！”“我告诉你了，你需要住院。”

“为什么？我怎么？”大夫不回答，低头写字：“这是住院单，你拿着去办手续。”罗想的脑子有点儿发木，没有动：“我要知道我的病情。”

“现在还不能确定。让你丈夫来。”“我没有丈夫！我离婚了，就一个人。”大夫微微一怔：“那父母呢？”“他们都不在，都在外地，这儿只有我一个人，不管发生了什么事都是我自己承担。所以你能和我说，我早晚要知道的。”

大夫沉吟不语，这个得了绝症的病人还这么年轻，这点让他的心有些沉重。

“是癌症吗？”年轻的病人问。“这么说吧，有这个可能。”出租车停在林青青家的小楼前。罗想下了车，站在那儿。这时车库的门缓缓升起，一辆沃尔沃从车库里开出来，林青青的丈夫尤伟坐在驾驶座上，用遥控器把车库门关上，准备开车离去。忽然一个女人站到汽车前面。尤伟赶紧一踩刹车，他探出头：“嗨，你干什么？！”罗想默默注视着车上的男人，一动不动。

尤伟诧异地打开车门，下了车：“你是谁呀？”“你不认识我。”“那你要干什么？”

“林青青是你老婆吗？”“怎么了？”

“我问你林青青是不是你老婆？”“有什么事你说吧。是，她是我太太。”

“好，那我告诉你，林青青在外面有男人。”尤伟看着罗想，脸上的神情没有变化，他带着一丝鄙夷，问：“你怎么知道？”

“因为……那个人是我丈夫。”

悬疑推理

一名醉酒司机开夜车造成一场车祸，死者恰好在死前刚刚买过巨额保险，是骗保？是凶杀？一名普通儿童，一夜之间坐拥价值数十亿的巨额股份，但本人却神秘失踪，是遭绑架？是被拐卖？看似毫无关联的一连串案件，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最后引发一场总金额高达2700亿的惊天巨案……

冷镜寒欲请韩峰出山破案

冷镜寒推开破旧的木门，老木门发出“吱嘎”的声音，十分难听，屋里一股扑鼻的臭味。冷镜寒拨了拨头发上的蜘蛛网，只见肮脏的被褥下蜷缩人形，床上满满的全是书，都被翻得像废品收购站里的扎捆旧报纸了。冷镜寒实在不敢用手去揭被子，他用脚踢了踢被子里的人：“喂！起来！有案子！”

“唔——还要睡一下。”被子掀开一角，露出一个鸡窝似的头。

“兄弟，何必这么懒，你随便做点什么，早就是富翁了！”冷镜寒说着用脚把被子钩走。

被子下的人只穿了一条内裤，身体又长又瘦，可见肋骨，蓬头垢面，不用化妆也像标准的乞丐。他伸伸懒腰，坐了起来，小心地抖了抖墙角的铺盖，几只蟑螂一哄而散。他拾起地上的一双拖鞋穿上，站了起来。冷镜寒身高一米八三，可这个瘦人，比冷镜寒只高不矮，两只手臂加起来还没有冷镜寒一只手臂粗，腰身还没冷镜寒的大腿粗。他面容邋遢，但两道剑眉下，却有一双明澈的眼睛。他摸着薄得像纸的腹部，对冷镜寒道：“饿了。”

冷镜寒点头道：“走走走，穿好衣服，我请你吃饭。”

瘦人眨巴眨巴眼睛，睡眼惺忪的样子，对冷镜寒道：“等等，哈——”说着又打了个哈欠，“啪嗒啪嗒”走下楼去了。

冷镜寒走了几步，木地板发出“吱呀”的声音，好像随时都有个破大洞的危险。冷镜寒推开木窗，一股热浪袭来，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小巷内的情况。阳光透进来，冷镜寒环视着木屋：老木床，破的，一只床脚用几本厚书垫着；木茶几，破的，茶几上的大洞用一卷书塞着；三个木凳，没有一个可以



坐人。冷镜寒心痛地想：“本是个天才，就因为太懒，才落得这般光景，这何苦呢！”

瘦人洗了把脸，露出少年青春的气息，怎么看也不会超过二十岁，那双漆黑的大眼睛更是闪烁着神秘莫测的光芒，只是洗过的脸是白的，身体其他部位却透着泥灰色。他揩着鼻涕，走出来，问屈燕：“燕姐，我的衣服呢？”

屈燕道：“韩峰，有案子了？你终于有案子了？肯定是大家吧？祝开业顺利！”“每次找我，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案。”韩峰边走边嘟囔。

屈燕向里屋走去，小走廊上有三间按摩房，她进了其中一间，暗想：“人家来找你就不错了。”

韩峰自己没衣服，每次来发廊按摩的客人脱下衣服，他便拿去穿，次数多了，居然找到几件合身的，屈燕特地给他留着。

西餐厅，韩峰嘴里塞满了汉堡包，才问冷镜寒：“什么案子？”“昨晚，有人开车撞死了一个人。”“你脑袋长草啊，这是交警的事，与你们刑侦处有什么相干？”

冷镜寒知道韩峰的脾气，道：“你别急，别急，慢慢听我说。是这样的，那名司机撞人后，自己报了警，现在问题来自那个被撞死的人。那人叫梁兴盛，是一家私企老板，他的企业刚刚申请破产。”

韩峰冷笑道：“噢，这样说来，那名老板刚刚给自己买了巨额保险咯？”“正是，梁兴盛的企业破产前，他给自己买了一千多元的意外伤害险。”韩峰讥笑道：“一千多元？”“嗯，别小看一千多元，发生意外事故时，最高赔付额可高达五十万。”

韩峰抖了抖衣领：“哦，原来是这么回事。保险公司怀疑他故意制造意外骗保？”他向门口走去，走过了付款柜台。

人物传记

郎朗是当今中国乃至世界最著名的青年钢琴家，郎朗对于“竞争”、“赢”、“第一”、“梦想”、“牺牲”、“坚持”等理念在他成功路上扮演的重要角色做了坦率的陈述，这种对于成功的热切渴望与破釜沉舟的追求，对于望子成龙的家长、渴望成功的年轻人，极具启示性和参照性。

一定要赢的决心流淌在我的血液里

“第一名”是父亲——还有母亲——时时挂在嘴上的一个词，也是我父母的朋友以及他们的子女常说的一个词。每当大人们谈起中国古代伟大的画家和雕塑家时，总有一个艺术家被认定是第一名。在工厂里有第一名的领导、第一名的工人、第一名的科学家、第一名的修车工。在我童年所处的文化氛围中，一切都是为了成为最优秀的。那是激励我们的目标，让我们的生活有意义的抱负。无论是因为机缘、命运还是慷慨的宇宙给你的赐福，如果你是一个有明显天分的小孩，那“第一名”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你的符咒。“第一名”成了我的符咒。我从来没有央求父母减少给我压力。我接受了那份压力，甚至喜欢上了那份压力。在我们这帮跃跃欲试的钢琴家之间的比赛对我来说是场游戏。也许我小时候很害羞，但当我面对一批对手的时候，即便是只有五岁的我也可以很大胆。

一定要赢的决心当时是流淌在我的血液里，现在还在我的血液里。在夜晚，它塑造了我的梦想；在白天，它推动了我的修炼。

父亲会说：“这并不是异想天开，也不是无谓的希望或可笑的祈祷。成为第一名是一个现实的目标，你通过努力才能达到。你也许会遇到一个比你更有天分的竞争对手，但你没办法控制——虽然我相信你具备了你所需要的天分和创造力，但你能控制你工作努力的程度，你可以确保你要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刻苦。”

过了好多年后，我才了解到父亲的动力是从何而来的。我的曾祖父是一个有名的教育家，他在东北创建了一所学校。他的儿子，也就是我

爷爷，成了一名音乐老师。他会弹很多乐器，但尤其擅长吹口琴。我奶奶也受过良好教育，后来成了一名会计师。这一对年轻夫妇，拉扯着五个小孩，面临着当时困扰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困难。食物十分匮乏。自然灾害，包括一场严重的洪灾，威胁着整个家庭的生存，但他们仍然挣扎着挺了过来。

爷爷教会了父亲音乐，正如父亲教会了我。但正如父亲最终没能当成专业的音乐家，爷爷也无法如愿以偿。他在一家工厂找了份工作，虽然他工作很出色，在“文革”期间，他还是吃了不少苦。

一天，爷爷下班没有回家。父亲和伯伯很担心，也很害怕，第二天早晨到厂里去探个究竟。爷爷在厂里的记录一清二白，当他们在工厂大墙上看到批判爷爷的大字报时，他们很惊讶。厂里把爷爷给带走了。很多个星期，父亲都在恐惧中生活着，担心爷爷再也不会回来。

过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爷爷又突然出现了。父亲一家人庆幸他平安归来，也庆幸他没有被送到乡下，但他们一家人都经受了严格的监视，因为爷爷的一个哥哥是国民党人，在新中国成立前举家到了台北，后来又搬到了美国。爷爷整个家庭因为海外关系受到牵连。当对他们的限制终于解除的时候，爷爷已经太老了，没办法利用新时代提供的机会。但父亲还没老，父亲还年轻，还有音乐才华。他觉得他必须在每一个战役中获胜，没有哪场战斗他甘于失利。什么事都得要第一名，稍微落后一点都不行。

从这个角度来说，父亲的心和我的心是一致的。在我五岁的时候，我们下定决心，要在我的第一次比赛中获胜。

